

五姐妹

在重演中探索表演

Five Sisters

Researching Performance in Restaging

[荷] 弗雷德里克·伯格霍尔茨

[荷] 坦娜·博杜安

[澳] 薇薇安·齐赫尔 主编

OCT当代艺术中心 编

栾志超 严潇潇 译

五姐妹

在重演中探索表演

Five Sisters

Researching Performance in Restaging

[荷] 弗蕾德里克·伯格霍尔茨

[荷] 坦娜·博杜安

[澳] 薇薇安·齐赫尔 主编

OCT当代艺术中心 编

栾志超 严潇潇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姐妹/ (荷) 伯格霍尔茨, (荷) 博杜安, (澳) 齐赫尔主编; 栾志超, 严潇潇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55-0860-3

I. ①五… II. ①伯…②博…③齐…④栾…⑤严… III. ①话剧剧本—法国—现代 IV. ①I565.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55975号

Copyright © 2013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五姐妹

作 者 (荷) 伯格霍尔茨 (荷) 博杜安 (澳) 齐赫尔

译 者 栾志超 严潇潇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20毫米×960毫米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860-3

定 价 45.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 录

前言

重演《五姐妹》	002
---------	-----

研究论述

LUMEN OPACATUM	017
----------------	-----

重新制作《五姐妹》时所做的演出笔记	030
-------------------	-----

《五姐妹》演出说明（2012）	035
-----------------	-----

光线说明

光线是第五个姐妹	039
----------	-----

观众评论

报道	049
----	-----

演员访谈及笔记

访谈	056
----	-----

关于《五姐妹》的十则笔记	079
--------------	-----

附录

附录一：《五姐妹》剧本（全）	095
----------------	-----

附录二：关于“坎普”的札记	125
附录三：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	150
附录四：泰比：南海游记（第20章）	159
参加人员简介	164
鸣谢	167

前言

重演《五姐妹》

坦娜·博杜安 (Tanja Baudoin) 和弗蕾德里克·伯格
霍尔茨 (Frédérique Bergholtz)



居伊·德·科恩泰特 (Guy de Cointet) 撰写的《五姐妹》(*Five Sisters*) (1982) 是一部关于感觉的剧本，铺陈简单：四个姐妹在她们父母的家里相聚，等待着第五个姐妹的到来。在等待的时间里，她们谈论着各自的生活。多莉 (Dolly) 承受着高负荷工作带来的压力；玛丽亚 (Maria) 述说着她不久前在非洲的布克斯 (Bucuses) 部落听到的奇闻轶事；蕾切尔 (Rachel) 不停地更换着衣服，体验着各种心理、生理症状，如暂时性失聪、臀部错位；画家伊冯娜 (Yvonne) 渴望听到别人对她新画作的看法——那幅画就挂在舞台下面的情绪屋 (Mood Room) 里，画里的红色让她的姐妹们感到极其不适。从这部剧的开始到结束，姐妹们始终给彼此推荐着一个又一个的医生，八卦彼此的男友，表达着对彼此的关心。这部剧的舞台背景是

一堵白色的墙，墙上开着两扇门。台上唯一的東西就是一把白色的长椅。所有的姐妹都身穿白色的服装。舞台灯光的颜色给每一幕戏都带来了一种特别的强度。

玛丽亚抱怨太阳刺痛了她的眼睛。但是，事实却是光线影响着每一位姐妹。情绪控制着舞台上的氛围。当（舞台）灯光的颜色发生改变时，一种新的感知会触动到姐妹们，并像电流一样穿透她们的身体。在转换带来的这些起伏动荡中，各种情绪在姐妹间浮动，就好像她们的身体是一个个流动导体。姐妹们以各种各样的组合方式出现在舞台上：伊冯娜和玛丽亚，伊冯娜和多莉，蕾切尔自己，等等。每一个组合都带来一种新的情绪的交集，并让整个舞台沐浴其中。正如艺术史家玛丽·德·布鲁格罗勒（Marie de Brugerolle）所说，由于姐妹们互相彰显着彼此的存在，因此，五姐妹无异于五种感知。她们的个性截然不同。但是由于血缘的关系，她们又彼此相像。这就带来了许多身份认同上的困惑。

情绪作为一个“场域”（field）以个人





或集体的方式触动着人类——针对这一论题，女性主义理论家莎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这样写道：“人们并不认为情绪来自于内在，并且是外向的。相反，他们认为情绪来自于外在，并且是内向的。（……）层面以及界限正是通过情绪，或者我们对物体和他人做出的反应而形成的：与他者发生的联系塑造了‘我’和‘我们’，甚至‘我’和‘我们’就表现为与他者的联系。”¹

在《五姐妹》中，情绪在不断更易的主体性的形成方面表现得至关重要。这些主体性在这一秒还义正辞严，下一秒又分崩离析。对居伊·德·科恩泰特来说，把情绪当做是一座运动场这个现象是他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个兴趣所在。他刚开始是将情绪附着于物体之上，后来则是附着于更为抽象的领域，如光线和色彩之上。在《五姐妹》中，光线的强度控制着舞台上的情感度。德·科恩泰特同光线和空间艺术家



1 莎拉·艾哈迈德，《情绪的文化政治学》（*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纽约：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2004年，第9～10页。

埃里克·奥尔 (Eric Orr) 一同制作了这部剧。埃里克为这部剧设计了灯光和布景。



居伊·德·科恩泰特是一位 20 世纪 70 年代工作于美国洛杉矶的法国艺术家。他所写的剧作逾 20 部，大多数都在他在世时搬上了舞台。在这些剧作中，他对电视娱乐节目的喜爱同他对实验文学作家如雷蒙德·鲁塞尔 (Raymond Roussel) 的理解交织在一起。德·科恩泰特的作品重现了日常生活中的老生常谈和电视里的片言只语，同时还有五颜六色的东西在其中充当角色。科恩泰特是一位典型的“艺术家中的艺术家”。到他去世时，同时代也只有少数人知晓他的存在。但是，他却给后世的表演和雕塑领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人们在近年来重新发现了这些遗产，并认为它们具有重大价值。



这本关于居伊·德·科恩泰特表演作品《五姐妹》的书是我们开展的第一个案例研究调查项目“如果我不能跳舞” (If I Can't Dance) 的成果，它是作为我们驻地表演 (Performance in Residence) 项目的一部分，在感知第四回 (Edition IV-Affect)





(2010 ~ 2012) 的框架中进行的。出于对表演进行长期研究(我们认为此研究与当代艺术实践相关)的兴趣,我们在2010年开始了此项计划。在每一个项目中,我们都会邀请一位正在进行某项研究的策展人或是艺术家。在他们的研究中,同艺术家(这些艺术家的表演在研究中得到了探索)进行密切的工作成为可能。项目尔后诞生了一个包括研究成果的新作品。由于第一个项目是作为驻地表演的一部分而实现的,因此,《五姐妹》也是一个实验案例,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其就此项计划进行考察。

2010年的夏天,我们同艺术史家玛丽·德·鲁格罗勒进行了会面,并就居伊·德·科恩泰特进行了探讨。布鲁格罗勒多年来致力于对科恩泰特的研究。在迈克·凯利(Mike Kelley)和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1994年时提醒她关注科恩泰特的作品之后,她还策划了与科恩泰特相关的一系列展览。德·布鲁格罗勒对过去这些年重估德·科恩泰特的作品在各个方面做出了贡献。她告诉了我们她要就《五姐妹》



进行研究的意向。《五姐妹》是德·科恩泰特在世时上映的最后一部剧，这部剧标志着他放弃了一直以来对雕塑和绘画道具的关注，而将兴趣转向了光线和运动。



随着对《五姐妹》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们也逐渐意识到将这部特别的剧本重新搬上舞台的迫切性。从表面上来看，《五姐妹》呈现了一幅有关悠闲和美丽的理想化画面：四位漂亮的女人穿着飘逸的白色长裙，讨论着她们的服装、美容用品、健康饮食和她们拜访的医生。这似乎是一种对女人的肤浅见解，同“如果我不能跳舞”所代表的价值观相对立。姐妹们念念有词的是广告里的句子和肥皂剧里的对话。这些句子和对话在今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女人应该看起来所是的样子。但是随着剧本的推进，更多的迹象引向了姐妹们为了获得这样的理想形象而产生的困惑和挣扎。伊冯娜怀疑自己作为一名艺术家是否够天分，多莉被工作弄得焦头烂额，蕾切尔的身体时不时地出状况。尽管这些问题在这部剧中是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但是它们却共





同指向了一种让人身心俱疲的生活。

这里潜在的根本问题在于去表演的压力，这一问题不只是和女性相关，也是对一种社会趋势的反思——这一趋势自《五姐妹》第一次在舞台上表演之后就日嚣尘上。这一压力成了西方经济的构成性基础。在西方经济中，工业劳动逐渐被服务性、关怀性、创造性和娱乐性的产业所代替。如今，情绪在工作中被资本化，要给人们提供“体验”，也就是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所说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ur）。对于提供此项服务的工人来说，这需要他们持续不断地用最好的伪装呈现并表现自己，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当代社会的这些面向或许在 80 年代早期的美国就已经根深蒂固了，以夸张的形式出现在自助广播节目和肥皂连续剧里。敏感的欧洲人居伊·德·科恩泰特将这些从中提取了出来。

在姐妹们有关著名医生和美丽计划的讨论中，她们进行的对话是出自于现代文学的。玛丽亚有关非洲的记忆原字原句地引用了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对

南太平洋异域生活的描述；多莉的犹豫不决则参考了 T. S. 艾略特（T. S. Eliot）所描画的典型都市人物 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J. Alfred Prufrock）。这个剧本是一个拼贴，就好像姐妹们穿上了一层又一层的衣服。这暗示着姐妹们所体验到的那些现代性的遗产所表现出的病症，同时，也暗示了表现为一种坎普美学引用的双重指向。如此一来，这些对话就回响了两次，一次是以致敬的方式，另外一次则是以戏仿的方式。



我们和玛丽·德·布鲁格罗勒一起开始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最终导向了对《五姐妹》的重新制作。这个项目以将德·科恩泰特的《圆顶小屋》（*Iglu*）（1977）搬上舞台为开始。《圆顶小屋》是同阿姆斯特丹艺术协会（Kunstverein）以及市立美术馆（Stedelijk Museum）合作完成的，2010年11月9日在阿姆斯特丹的弗拉斯卡蒂剧院（Frascati theatre）上映。一年前，《圆顶小屋》又在美国康乃狄克州利奇菲尔德市（Ridgefield）的奥德里奇当代艺术博物馆（Aldrich Museum for Contemporary Art）重



新搬上了舞台。这部剧是居伊·德·科恩泰特的代表作品，因为它所呈现的道具同人物角色一样推进表演的进行。一本超大的书、一把斜着的椅子、一件说不上名字的乐器——所有这些物体都在同演员“对话”，并且构成了超现实和幽默的场景。在《圆顶小屋》中，德·科恩泰特同罗伯特·韦希特（Robert Wilhite）进行了密切的合作。韦希特制作了这部剧中的场景、道具以及配乐。



《圆顶小屋》上映时，玛丽·德·布鲁格罗勒在阿姆斯特丹市立美术馆做了一个讲座，并试映了她制作的纪录片《居伊是谁？……再来说说居伊·德·科恩泰特》（*Who's that Guy?... tell me more about Guy de Cointet*）。作为“如果我不能跳舞”同菲尔·柯林斯（Phil Collins）导师一起策划的一个名为“感知 / 创作”（Affect / Production）课程的一部分，德·布鲁格罗勒还和简·辛盖尔（Jane Zingale）一起——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简就扮演德·科恩泰特剧作中的人物角色——在一个周末工作坊给荷兰艺术学院（Dutch Art Institute）



的学生、阿尔特兹（ArtEZ）艺术大学的艺术硕士进行了教学。辛盖尔提出了一系列的实践练习，引导学生了解表演和协同创作的基础知识。



紧随《圆顶小屋》之后，《五姐妹》就开工了。我们开了多次演员会议，并成立了一个小组。玛丽·德·布鲁格罗勒担任剧作家，并同项目策展人弗蕾德里克·伯格霍尔茨进行了密切的合作。我们邀请简·辛盖尔做技术总监。瓦尔莱特·桑切斯（Violeta Sanchez）、埃娜特·塔奇曼（Einat Tuchman）、埃德瓦·扎凯（Adva Zakai）和维莉蒂安娜·苏里塔（Veridiana Zurita）四人是姐妹们的扮演者。光线和舞台设计由埃里克·奥尔的女儿伊丽莎白·奥尔（Elizabeth Orr）制作。莎拉·卡莱尔斯（Sara Carels）负责整个剧本的制作，薇薇安·齐赫尔（Vivian Zihelr）以助理策展人的身份参与进来，观看了所有的排练以及小组的巡演。设计师莫尼克·范·海斯特（Monique van Heist）提供了姐妹们的所有服装。

《五姐妹》的重演归功于所有人的努力，



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明显。所有的小组成员都发挥了各自的特长，参与讨论，并做出选择。没有人觉得自己是某个专门的角色。技术总监简·辛盖尔分享了她早期同德·科恩泰特工作的经验；演员或视觉艺术家给这部作品注入了当代的视角。



德·布鲁格罗勒在日志中详细记录了制作这部作品的整个过程，她强调了很多引导她研究的问题。“如果我不能跳舞”的网站每月都会更新一次这本日志，现在在网站上仍然可以看到。德·布鲁格罗勒在她的日志中将《五姐妹》放到德·科恩泰特的所有作品中分析了其内涵，并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如这是一部剧还是一场表演？这个作品应该在剧院里进行表演还是应该将其置入视觉艺术的语境当中？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种非常实际的需要，即理解我们在今天应该如何重现《五姐妹》。

有一个问题始终存在，即原剧本同再表演之间的关系，以及就我们所做之事的性质进行定义的必要性。我们觉察到了在今天以一种当代的方式呈现《五姐妹》的迫切性，